
獨立漫畫
14
BKS
1.

平

①

!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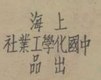
……承蒙你的厚愛，不勝榮幸之至，但見了你一口黃污的牙齒，實在不敢領教……——謹介紹風行全國大衆歡迎的三星牙膏，請你每早晨用來拭牙……後會有期，萬勿失望……
你的

④

三星牙膏



風行全國·大衆歡迎





獨立漫畫
漫畫家的開路先鋒・
漫畫界的獨立精神・
●是漫畫刊物的新型式
◉實行傾銷政策之新精神
定報價目
冊數 | 國內 | 國外
全年廿四冊 | 二元四角 | 四元
半年十二冊 | 一元二角 |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實足通用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定閱三大利益
(一)本刊預定每年特輯豪華版四冊加添篇幅及七色三色版版等價值二角定戶不另取費
(二)本社出版定期刊物及書籍或預約等凡定本刊者得享八折或九折之優厚利益
(三)自九月廿五日起在一個月內定閱者概以九折計算並贈漫畫辭典一冊價值一元四角
茲寄上大洋　元　角定閱
『獨立漫畫』自第　期起至
第　期　年　份此致
獨立出版社
姓名
地址
(持此單定閱一律九折)



——我有筆如帶——我有志凌雲——抖擻精神——精神抖擻——

——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撲人來——世事嘻嘻——人事哈哈——

本刊出世，正值意阿風雲緊張，戰事一觸卽發，所以在封面上畫了「和平神無立足地」一幅漫畫，就是表明這個意思。但是意阿爭端的癥結，我們只要看黑衣宰相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談話就得，他對英國記者說：「意國政府雖一再聲明，對於英國在阿比西尼亞所保有之利益必當嚴格尊重，但意國欲在菲洲獲得尺土寸地，仍爲英國所拒不應承，意國雖不願從事戰爭，却亦不畏戰爭，其對阿用兵，僅屬殖民地戰爭性質，此與英法兩國過去殖民地所爲，初無二致。」

■

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在中樞聯合總理紀念週上發表談話，謂「復興中國，應採用德國精神。」記得駐土公使賀耀組在出國前也曾發表過「土耳其精神」，前後應對，相映成趣。



和平是須這樣保護的嗎？ 馮自立作

粵市商會議決，今年擴大慶祝雙十節，規定商店捐款額，每資本一千元，捐一元，狂歡三日，盡情點綴，說者謂：籌募賑災會也應做此法捐款，收效必宏。

■

首都警察廳特警科在白菜園五十號破獲大賭窟，當場拘捕男女賭犯三十二名口，解送司法科，因賭犯中多屬某某機關公務人員，且其賭博方式爲「番攤」故案情頗爲重大，後褚民誼談：「白菜園賭案內確有政院職員，本院已查取姓名，以備移送公務員懲委會懲戒，所犯普通刑法一聽法院辦理，本人曾組織公餘聯歡社，原期矯正官場惡習，今後尤盼公務員應求正當娛樂，勿自墮人格」云。

■

時事新報社論有：「國人中之受小學教育者，已爲胼手胝足者所羨慕，入中學者則被尊於鄉閭，至于大學畢業及出洋留學，在愛民視之，直天之驕子矣。

■

「國聯大會第五委員會，卽社會問題委員會開會，由中國委員卽我國駐法代辦蕭繼榮，說明上海白俄婦女生活困難情形，謂此種困難，乃係世界經濟恐慌及政治社會上特殊原因所造成，中國政府對于此輩婦女，幾無條件加以收容，其對于此輩所處環境，亦深加憐憫，但此一問題，并非純粹地方性質，關于改良此輩婦女生活一層，希望本委會員能向中國政府提出各項建議云。」這樣一來，上海豈不要發辦「白俄婦女濟良所」或「上海白俄婦女救濟會」等名目？

■

行政院決定財政部交通部鐵道部三部，按照一般公務員捐薪助賑辦法，一律扣薪半月，統計三部員工，所捐總數，不下四百餘萬元云。如此巨數賑款，不但災民受惠，卽一班失業份子見了，也不免垂涎三尺

■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吳震作

■

本市廣東銀行及香港國民銀行信通銀行先後倒閉，爲今年度金融界之「秋季痢疾症」。

■

東方標準美人徐來行加冠典禮，被本市婦女協進會呈市黨部及社會局請勒令禁止舉行，並要求驅逐黎錦暉徐來二人出境，此事被文學家詩人看來，都認爲「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出樂園的傳說。



慈善家對災民說：請你們再忍耐地在水中泡幾天吧！他們正爲你們而跳舞呢！ 魯也彥作

■

上海報載稱「意阿問題」，北方報則稱「義亞問題」；等于上海人稱滑稽明星「卓別林」「勞萊哈代」，北方人則稱「賈波林」「勞瑞哈代」一樣，蓋方音不同也。

■

漫畫刊物，人家多在做二週或一週年，甚是熱鬧，我們只剛剛出世，來請大家吃一個「大紅蛋」！

■

羅斯爵士來華，研究中國經濟的病源，我得請問一聲羅爵士，我們患的還是內症？還是外症？

■

汪院長近以糖尿病尚未全愈，特上「望兒樓」召同王克敏有所探討撒尿處，以謀「出路」。

■

文藝常常茶話，有人提議應辦

漫雕



墨索里尼虎視眈眈

阿比西尼亞王枕戈以待

萬籟鳴雕　萬滌寰攝

小品・雜文・漫畫

施蟄存

「小品」，「雜文」，和「漫畫」，差不多成爲近年來最時行的文藝，每個作家或畫家幾乎都會來一手。但究竟怎樣叫做「小品」，怎樣叫做「雜文」，怎樣叫做「漫畫」，却一向爲讀者所懷疑的。不但讀者，也許有一部分作者自己也不十分明白。

若照字面上的本義看來，「小品」兩字源出佛經，大概是指一些篇幅短小而性質不很嚴重的作品而言。譬如小說，若以長篇爲「大品」，則短篇便是「小品」，譬如詩詞，若排律歌，行慢聲長調爲「大品」，則絕句小令便是「小品」，他如論文爲「大品」，隨感錄便是「小品」，「小」者，對「大」而言之也，不過這也並不專指篇幅字數，「性質較不嚴重」，實在也是「小品」文字對於「大品」的一種重要的特異點。

至於「雜文」這個名稱，若要溯其語源，大概有二，其一是系出漢藝文志「雜家」者流，凡瑣屑無可比類者謂之「雜」，如是說來，在文學上，凡是不能名之爲小說，詩歌，劇本，傳記，序跋，遊記等體製者，概名之曰「雜文」，其二是四庫分類「雜編」之意，凡合編諸書，不止一體者謂之「雜編」，若以此說衡量，則必須有許多文章，才可名之曰「雜文」，如「半農雜文」者是也。若單單寫了一篇序文或遊記，而曰這是一篇「雜文」，實亦頗乖義理。而近來作者編者，常有此種謬誤，一若中國新文學的文體，除了小說，詩歌，劇本三者之外便祇有「雜文」一辭足以概之，此中國新文學成績之所以永遠祇有小說，詩歌？劇本也。



希脫洛的矛盾

再說到「漫畫」，「漫畫」這個東西，據說即是西洋的(Caricat re)。所以若從(Caricature)來講，那麼這一種圖畫的意義，原來祇是「世相的典型的表現」，而一點沒有作者對被畫的目的物或人的批評，諷刺，甚至侮辱的意義的。從前曾有人把(Caricature)這個字譯做「諷刺畫」，這是不十分準確的。也許有諷刺的意味，但這意味是看畫者所自己感覺到的，而不是畫畫者暗示給他的。所以，把于右任先生的美髯下頷畫成一個倒掛葫蘆蔔，把宋美齡女士的臉畫成一個雞卵模樣，這祇是畫師在一刹那間所抓到的這兩種典型的印象，而並不是經過了意識的思考，畫出來表示其諷刺，嘲弄或侮辱的。漫畫之所以使看者覺得活潑可愛，純然是在於牠能使看者領略這種典型的表現方法之適當，而並不在於其他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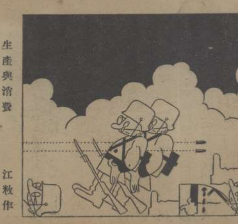
以上算是把我對於近來盛行着的「小品」，「雜文」和「漫畫」這三種東西的見解大略說明了，因爲我覺得這三種東西在盛行之下，無形中卻給許多人歪曲了牠們本來的意義。近來有人給「小品」和「雜文」定了一個界限，大意是說「小品」和「雜文」原是同樣的東西，不過「小品」是悠閒的紳士文人所寫出來陶情適興的文章，而「雜文」則是非常緊張地從事於革命的文人所寫出來刺激民衆的東西了。這種見解，乾脆地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小品者，右傾的雜文也，雜文者，左傾的小品也。」我並不反對人家寫陶情適興的文章，也很願意人家多寫一點刺激民衆的文章，但是私心頗以爲名字儘可不必別開支店。「小品」不革命，與「小品」這名字本身無關；「雜文」之革命，也並不是單單因爲牠叫做「雜文」也。若是專從「正名」上做功夫，就不免有點「掩耳盜鈴」了。在漫畫這方面，雖然目下尚未開支店，但是也早已有許多人在爭襲大統，要把沒有戰鬭性的漫畫家踢下金鑾殿去了。但是你倘使抬牆頭看一看那些所設有戰鬭性的漫畫，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呢，原來還是陋巷角落裏的頑童們用白堊筆在黑脚上幼稚地畫着的「王阿三吃卵一百隻」之類的寶貝！

「名者實之賓」，徒然爭到了一個堂皇的名字，究竟也靠不住的，此不獨小品，雜文與漫畫三者而已也。

賑災

宋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平粟麥賑之，羣官以爲奏之朝廷方可，公曰，人不食一日而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粟以賑饑民，謂羣官曰，若有罪，我自坐之。(按)今日之賑災，較羣官耐心尤甚，不若范公魯莽也。如先行報告災情而後開會討論，再以設法籌款，繼之……

江棟良作



生產與消費　江敉作

梅蘭芳論（上）

徐訏

（一）

我每次在鏡子裏看見自已額上一個小疤，我就每次想提筆談談梅蘭芳的。

這個小疤的來源是這樣：那時候我大概還祇幾歲，母親去外祖母家；只有一個女僕同我在家里；那天是我已睡了，女僕坐在床沿上做活，大概是鄰居的一個女僕來玩，也不知道誰先拿出梅蘭芳戲裝照相來，二個人搶着看，也不知道是搶着要，終是因此就有一把小剪刀落在我的頭上，于是我的血使他們停止了爭吵，而梅蘭芳的相上也有了我的血跡，這張照相後來就到鄰女的手上去了。

同這小疤留在我身上一樣，我心中從此也有了梅蘭芳的印象。所以以後幾年在女傭村婦口中聽到羨慕梅蘭芳的話時，我到現在都還留有印象的。

這些老印象一翻案，就是二十年前的故事，那時候，記得鄉村的情形雖比現在好些，但交通是遠遜于現在的便利的。而梅蘭芳的照相之所以流到于我們鄉村之故，完全不是像現在的電影明星照相一樣，買一包烟一包糖就可以抽出一張　或者是用幾分錢就可以買一張大的。而是直接的由在上海做買賣的帶回家去，那時候要是來上海而不買一張梅蘭芳旦裝照相回去，那等于不買車票進車站一樣的希奇。大概是不久以後，梅蘭芳照相是做了小鏡背面的點綴了；這些鏡子是非常粗劣，價錢也非常便宜，還是在鄉村閶門兒的貨郎擔上就可以便宜買到，所以那時在村婦們的梳頭貨裏，這種鏡子已成爲一種流行性的時髦品。

梅蘭芳這個印象就由這種事實使我沒有忘掉。但當時在我是沒有什麼好感的，第一就是我當時年紀輕，看不出照相中人的美處；第二是實際上這些照相翻照，翻印得次數已經多得保不住原來的風姿，而當時的照相術也實在是不很高明的。第三是放在他們梳頭匣裏，日子多了，油膩汗臭染在鏡子上面，印象也更使人不快。

以後是進學校讀書，梅蘭芳也就不聽人談起了。偶而聽人談起，也沒有很深印象，到中學後是聽見許多人捧他，我自然也感到他好。很想多知道他一點的；但是我所知道的只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曉得男人們也同許多女人一樣在珍貴她旦裝的照片的。那時也偶而聽見人在罵他，這，我有時也覺得很有道理；但與我學業無關，也並無探其究竟；後來日子久了，時常聽見捧者罵者之言論，使我反而感到平淡，沒有什麼印象；到北平後，看舊戲有點不習慣，當時也剛剛有點讀英文字幕能力，銀錢總是往電影院裏送，梅蘭芳雖買得便宜，但我始終未去一覩，後來忙于讀書，也不照鏡子，梅蘭芳三字也就不再想到；等我對戲劇略有興趣，對于舊戲有點根本的認識，更覺得皮黃沒有多少的可迷處。後來也會過幾次梅蘭芳，還聽過他在台上致點另碎介紹詞；覺得他的印象比捧他的與罵他的都好；當時深感到一個人常常要被捧爲不是人，或是被貶爲不是人，這實在是多事。人其實還不是一個人！也深感到，這副面孔雖然端正白皙，也並不怎麼特別。我所知道在梳頭盤裏藏有他照相的婦女們中，她的丈夫有許多是比梅蘭芳爲好看，假如把他們中一個人嫁給蘭芳，我想蘭芳可以使她滿意的恐怕還在蘭芳的收入，而不在他的旦裝。

（二）

但是把梅蘭芳當作一個純粹的人看來，我是十分之十的感到他的偉大的。這是沒有一個人，無論是捧她或者駡她的會感覺到；這因爲梅蘭芳之被人認識的，十分之九是在台上，而於我的印象，雖然並不多，却是完全是台下的；台上的認識是他的技藝，他的表演與他的買弄，以及他的古代劇中的所代表的人物，台上的認識則是現代的現社會的人。同時多看他台上的演出，對于台下的印象也是會模糊的，我們看到許多梅蘭芳的朋友，談起蘭芳總是顧及他的演戲而忽略他的現實的人生似的一點看來，就可感到劇中人生應響人的厲害了。職業的戲子人生原是二個的：一個是台上，一個是台下；熟識的觀衆很難將這二個印象分開，尤其是中國戲　一種角色只演一種角色；尤其是梅蘭芳，霸王別姬終是霸王別姬！所以欲談梅蘭芳，如果從戲來講，華北舊戲迷者前些年是一天裏就有一百篇的文章散在各報在抑揚。他們都是三天兩頭在戲院看他的表演的，一次未目覩的我自然無力來談；但當作他是現社會現代的人，一次未看他表演的正是一個合式的資格也說不定的。

但是我說梅蘭芳偉大。

這句話，雖然是形色上同胡適之先生早些年說稱：「梅蘭芳是中國偉大藝術家。」一句話有些相同，但是分別就在我上面提到的；簡單的說，我是稱他爲偉大的人，同稱他謂偉大的藝術家是有些分別的；偉大的藝術家是屬于台上的梅蘭芳。偉大的人則是屬于台下的梅蘭芳；偉大的藝術家就是藝術家，偉大的人到

可以譯爲英雄的。

那末我就說梅蘭芳是英雄罷。

一說英雄二字，大家，尤其是戲台上的看法，立刻可以想到美人，英雄無美人就不成其爲英雄，美人無英雄也就不成其爲美人；所以美人常因英雄而聯想到的；聯想到美人，在中國，無疑地就可以聯想到梅蘭芳，梅蘭芳之爲中國美人之典型，這是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所以，這裏很明顯的就將作爲藝術家的梅蘭芳與作爲人的梅蘭芳區別開來，前者正是指其爲美人的偉大，後者則指爲英雄的偉大。

所以，梅蘭芳的最偉大處是英雄而又是美人。但是我已經說過，論其英雄方面之爲人是沒有資格論其美人方面的。于是我只談談他英雄方面的現實的人。

（三）

民國以來，英雄輩出；但二十年之中，我們看見多少的英雄曾極一時之盛，而不久煙消雲散的；袁世凱做過皇帝，徐世昌曹琨做過總統，段琪瑞做過執政，李思浩做了很久的財政總長，臾佩孚做過長勝將軍張作霖，做過大元帥，張宗昌做過司令，劉哲做過京師大學校總校長，張騫做過狀元，做過實業大家。此外做過將門之子，大臣國戚，萬人之王，千人之主，以及風流美麗，交際名花，出入總統府元帥殿的眞不能一一計算．然而現在呢！死的死了，敗的敗了，窮的窮了，嫁的嫁了，破產的破產了，沒落的沒落了，出洋的出洋了，做和倘的做和倘了，未老的提早老了，未病的預先衰弱了……有許多曾經雄稱一時，或則身未敗而名先裂，或則未裂而身已敗；被咒的被咒，進牢的進牢，進墳墓的進墳墓；能够在這二十年中一羣貴人去一羣貴人來，出入總統府，談笑元帥殿，拔然鶴立，身不敗而名不裂，貌不老而神不衰，錢不少而晉不改…誰能够呢？到底誰是這段歷史中的一個獨得浩然之氣的人？讓我們認識他是歲寒後彫之松柏！

有！



翁傳慶作

惠我炎黎

誰？

梅蘭芳！

不用驚奇，這是事實！一個時代是常有一個人是這樣獨得浩然之氣的，不見得一定要屬皇公貴戚，有時曾屬于哲學家或者詩人，有時候也會屬于理髮匠，或者推糞車的。而這一個幾十年中，恰巧是梅蘭芳。

梅蘭芳在技藝上以男扮女，雖是屬于空想浪漫的，可是在現實上他的爲人實是再現實也沒有；他是許多貴人富翁的至友。但也一點沒有闊人的醜態。以他之交際，得一大官要職似亦易如反掌；但他不像許多大學教授，捨專長的昆蟲學的研究而做銀行經理，不像許多社會運動的校花，捨社會運動而做姨太太，他只是梅蘭芳，以薄技爲生，以勞作謀收入。生活之闊綽。交際之威風，非別人所及，可是照相之大衆，名譽之廣播更非別人所及的。

梅蘭芳之成功，努力是他內務的要訣，謙虛是他外交的要訣。有許多戲子，有點小名就抽上了雅片。爛嫖與爛賭起來；可是蘭芳是不的，雅片自然是不抽，賭雖有，但只是偶然玩玩；獵艷的事情固然也不少，但身體是養得白健的，這都是屬于內務的，但是我這里的職責是必需略去關于他的上台前排演的努力方面的敍述。這敍述起來就可成一本書了。

說到他的謙虛，這眞是所有青年的模範，他的謙虛我要說是比他的努力還是成功之母，這是一點也不是過分之談。

儘管你以前多麼討厭梅蘭芳，無論是因爲你曾在太太皮夾裏發現他的劇照，或者你輕視他關于許多的傳說，但是你一見了他，他的一微笑一鞠躬。伸出那隻用一萬種姿態表演過虞姬，表演過洛神的手來同你一握，給你幾句極其自謙的溫柔話以後，你立刻會覺得你的以前感覺之錯誤，而對他反而起了抱歉的感想的。他的謙虛是使許多文士學者失過節。駡他最多的是文人學士，可是文人學士見了他最沒辦法，文人學士多嘴舌的無非是驕傲，說話啚憑一時的感情，不是

把人看作神明，就是把人看作魔鬼；不是自卑就是自大，看不起所有偉大的貴顯　但看得起那當他自己是偉大的人，一遇到人對他讃拜，他就感激零涕，引為知己．于是就「士為知己者死」起來；還不但文人學士如此，一般智識階級也常犯此病，許多年青人因女子而自殺，顚倒，捲逃……等．有時其起因也只是這樣而已。所以看見梅蘭芳之謙虛，是沒有不改主張的。

是好些年前的事，我有一個認識的人，他在一家報館裏做總編輯．那時候剛剛梅蘭芳來上海演戲，到上海後先拜訪各報館　到那報館裏去時，正不是時候，乃留一張名片，蘭芳之名片有時候是非常美麗而香艷的　所以後來大家都來傳着看傳着聞香；這位總編輯當時大罵梅蘭芳，就動手寫一篇文章，來攻擊他，並攻擊那班對于梅蘭芳的捧場者，正在那時，梅蘭芳又去拜訪他們，同大家招呼以後，在那位總編輯寫字檯前坐下，態度之謙虛使總編輯自形慚愧，快快將桌上的文章納諸抽屜裏，一席話後，梅蘭芳告辭出去，總編輯先生不但把那篇文章扯了，還寫一篇捧場的文章在第二天報上刋出，這文章現在圖書舘総還尋得出的；當時有許多編輯同他開玩笑，說這位總編輯是給人迷倒了；現在我這篇文章的讀者，或者還會碰着一個當時那里的編輯，可以想起此事而一笑的

這總編輯名字不用提，提也大家不記得他了；不過大家知道的人有不少。北平有一個藝專戲劇系主任熊佛西先生與敎授余上沅先生是大家所熟知了，他們都是美國學過戲劇的，是話劇運動的先輩，到中國前是滿想以話劇運動取舊劇而代之的，可是熊先生是早就同梅蘭芳攜手去許賞北平的舊戲學校之演戲了，余先生則這次陪梅蘭芳到蘇俄走一躺，以做他的譯譯與宣傳員以為榮了。這些戲劇界之主張與行動或者還不是大家所注意的。最好還是推薦最近逝世的劉半農先生來談談。

劉先生在他的雜文集二集里，收集一篇替梅蘭芳寫的序文；劉先生的弟弟天華先生是國樂專家，為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及藝術學院音樂系重要國樂教授，他在樂律上幫助梅蘭芳，我們覺得這個合作的嘗試，在他個人是可欽敬的。但是劉先生的序文可以做這里的例子；序文裏先說明自己的態度。原書不在手頭，只得引其大意。就是舊戲在新青年時代他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候為扶植新劇運動　現在好像新劇已經起來，他覺得二者有同時發展之必要；他後面就以前輩的資格來攻擊譏笑，只看見電影唱唱爵士歌的青年來反對中國悠久的歌劇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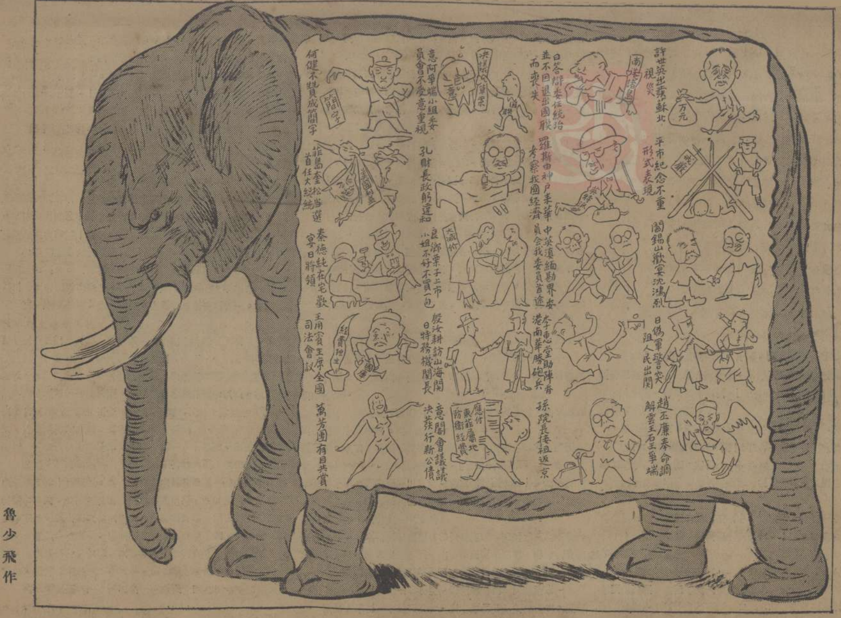
渴睡漢　　高龍生作

這篇文章前後過程，實是同我同上面所說總編輯沒有二樣。不過總編輯前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所以可以不說明改變之理由，劉先生則新青年時代已有明顯之態度，所以要直認不諱，又要說出理由來；這理由原是幼稚而矛盾的，簡單的說，第一就是新劇抬頭是信口雌黃，中國有幾千間職業的舊戲院，而沒有一間新劇戲院的，有幾萬個靠舊劇發財吃飯的人，而只有幾個靠話劇吃飯的人，而且還只是「激」話劇，並不是幹話劇；而且還只是吃飯，不是發財。第二點是中國歌劇問題。中國戲劇史之正統還在北曲南曲崑曲，而梅蘭芳等所唱的那些是屬于花部的，說歌劇一定要照花部幹來算是尊重中國文化，這實在是說者有點紅樓夢中李奶媽的態度了；同時舊戲腔調之簡單音樂之落伍，這是專門家都承認的事，採取外國的音譜樂器決不是輕視中國文化．而中國現在樂器，當時也還多是採取外國的，但是如果要改良舊戲的腔調與音樂，舊戲也就很難存在的了。第三，劉先生以外反對中國劇是唱爵士歌的人，這點也是太抹殺事實，據我所知，中國學生凡是會唱爵士歌的人，也常善唱舊戲；這因為他們有點生理上天才，很容易哼幾句玩玩的；而且唱唱的人，並無推翻舊劇的企圖的　劉先生是能文的，說來常像有理；所以我在這里多費了一點篇幅。其實最明顯的還是事實，劉先生由反對舊劇到認識了梅蘭芳，到反對「反對舊劇」這條線是太明顯了的。

—未完—

極大容量

九一八四週紀念的一日



魯少飛作

孔子到南京

荊有麟

孔夫子到南京了。事實是千眞萬確。因爲中央飯店裏旅客牌上，不特有他老先生的名字，還有他的侍衛長子路 祕書子夏，及交際宰子，會計子貢等等。至於他老先生是怎樣到了南京，坐飛機？乘火車？抑是仍像週遊列國時一樣，坐那兩馬拉的雙輪車？這恐怕只有天知道。因爲他來時。既沒有省政府官電報告行程，也不見新聞紙 有任何記載，所以車站，碼頭，飛機場沒有一個歡迎人員。究竟他是怎樣來的，誰能說得清呢

可是，他畢竟是來了。而且還住在首都唯一堂皇的中央飯店裏，政治家當然會曉得，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所有的政治家，都爲此事發了愁。有的以爲孔先生是「聖之時」，此來說不定會發表什麼摩登的主張。如「打倒貪污」咯，「解放婦女」咯，這不特與政治家本身有關，連政治家的家庭也會波及。故此憂慮着。有的以爲孔先生太頑固，怕他發表出什麼「尊王攘夷」或「反對女權」的主張。這不特要引起國際交涉，也會引起自己家裏太太小姐們的反感。那時節，也是無法收拾的。故此也在躊躇着。

但，憂慮也罷，躊躇也罷，總歸他老先生是來了。在政府正三令五申的尊孔聲中，總不能不有一點表示。於是便召集起最高的會議來。出席的人數，是比選舉時還要多。

會議既開幕，大家就紛紛議論着。有的主張熱烈歡迎，有的主張請他擔任一部分政治上責任，最後還是主席有高見。說：這些暫且都談不到。頂要緊的，是先怎樣招待。於是大家就同到這正題上去。先從事討論招待的方法。以爲孔子是「聖之時者也」的人，主張把孔子迎接到外賓招待所，並且還說：那裏的居住飲食都方便。但有人則反對，說那裏的房屋建築同佈置，都是西洋式，而且廚房又沒有中國飯。孔子吃不吃西餐，就很生問題。因爲孔子本來是主張「用夏變夷」的，怎好意思教他老人家違背主張呢？結果，用了調和人的意見，將孔子迎接到原有的夫子廟，一切飲食用具，統由地方政府商同孔子隨從辦理。這一案解決了。第二案，就是怎樣歡迎問題，議決：由出席全體人員，列名發起歡迎大會，並且地方政府通知各居民，各商戶，各學校，各團體踴躍參加。其日期，地點，俟請示孔子後再定。

議案一決定，全體出席者，便一齊向中央飯店進發。預備先致慰問之意。市面上的國旗，已這裏那裏，開始懸掛了。

生下坐汽車屁股的政治家已全數擁擠在中央飯店裏，因爲是擁擠，其人數自然很可觀。孔子那兩間小房間，那裏能容納這多人呢？於是在聽到全體政治家來拜訪的消息時，孔子便帶着子路等等，走到樓下大禮堂。

見面了，歡迎者 向孔子行了三鞠躬，孔子還算好，並沒有拱起手，也照樣還了三鞠躬，然後是歡迎者的一片慰問辭。如「路上辛苦」了，「身體健康」咯，「天氣太熱」咯，孔子都一一應酬着。最後，歡迎者便提出，說是中央飯店不方便，要迎接孔子到夫子廟裏去。孔子卻搖着頭說：——

「不，我這裏房間已定好了，而且還同人家講的是包月，我看不必了。」

歡迎者，以爲孔子在謙辭，自然還是敦促着。孔子看歡迎者的意思很誠懇，預備要答應。卻不防子路先說了：——

「文廟是不去的。老師你忘記了嗎？我們這多年來吃的什麼苦。」

孔子縐起眉頭瞪了子路一眼，但沒有說什麼。歡迎者看着子路不願意，深怕得罪了他，鬧得以後有麻煩。便想起他們剛才會議席上所講的外賓招待所來。便又要迎接孔子到那裏去。子路忽想起，從前在衛國招待所受的冷落，又表示出反對的意見。這回，是直接對歡迎者說了：——

「諸位不必客氣了罷，我老師這次來，不過是隨便參觀參觀。說不定那一天就走的，太麻煩了大家，也不好。」

「那裏，那裏，而且夫子不遠千里而來，當然要給我們一些教訓，怎麼可以一下就走呢。我看，這樣罷，夫子要不喜歡那些地方，就請夫子指定個地方也好，我們好去佈置一下」。歡迎者，異口同聲地說

孔子因爲氣子路剛才的隨便講話，但當着許多生人面，又不好意思嘪罵他。現在聽到在表們，要他指定地方。只怕子路又不知道要講出什麼話來，便衝口而出：

「那麼，就是中央飯店好啦。」因爲心裏在生氣，語氣就顯得沉重。歡迎者覺得碰了一鼻子灰，無法可想了。只得順水推舟：——

「夫子一定不願意遷動，也好，教中央飯店代夫子另外開幾間好房間，我們再派人過來侍候夫子。」

這一次，子路沒反對，孔子也笑了笑，歡迎者又提出第二件事情來。

「我們預備開一個歡迎夫子大會，一則可以使首都民衆瞻仰聖容。二則我們也想聽取夫子一點教訓，不知夫子今天可有功夫麼？」

孔子知道是要教他拋頭露面，站在那萬千人叢中演講，覺得自己實在弄不慣。便說：——

「我實在不長於演講，這一套免了罷」，臉上笑嘻嘻。

倒是子路很直爽，只怕人家要求的厲害，夫子又答應，便對着孔子耳朵低聲說：——

「老師！你從前不是說，「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那些不識事的傢伙，與你根本無關係，何必對他們演什麼講呢。」

「是呀，所以我說不去，不過，這些歡迎人的面子總得數



非禮弗視

舊說新圖

黃苗子作

富而好禮

學而時習

衍一下．他們都是執政者」

子路不開口了，孔子又繼續對歡迎者說：——

「我看，諸位都很忙，還是先請回罷。好在我來就是要對諸位貢獻意見的。我們以後當然要長談，天氣也熱得厲害，這裏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諸位還是先同去罷。」

歡迎者的目的，一樣沒達到，聽見孔子又下起逐客令。心裏自慰着：以爲孔子是剛到，當然要休息，便只得一齊告辭，孔子要送到大門口，大家硬不肯，結果，是子貢作了代表，把大家送出來。大家看見子路沒有來，便把子貢包圍住，問孔子的來意，及應該怎樣招待的方法，子貢是作過多次外交官的，當然善於辭令，就滔滔講起來：——

「吾師這次來的目的，當然是在救國。現在夷狄一天一天在猖狂，中原却日見其衰弱，吾師雖不負政治上責任，但心有不安，所以特地跑來，對諸位貢獻一點意見，好在諸位與吾師，都是多年的精神之交。意見一定會接近，只要將來國家能強盛，就是衆人之福了。至於接待一層，吾師向不主張麻煩地方，而且更不講究好壞，他常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可見一般了。諸位的盛意，當然是感激的，不過，希望千萬不要舖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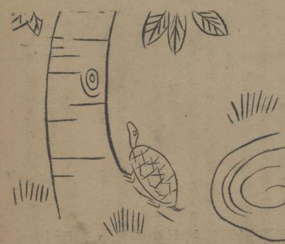
子貢連說帶笑，並向四面八方點頭，大家心裏都浮起一個暗影，覺得孔子要參預政治。這是一個太重大的問題，也無心再向子貢討消息了。都急急地爬進汽車開走了。子貢連忙上樓去，孔子却正在罵子路：——

「教你不要多講話，你總要講話。我們跑來是幹什麼的？要不同他們交往，用什麼方法行我的政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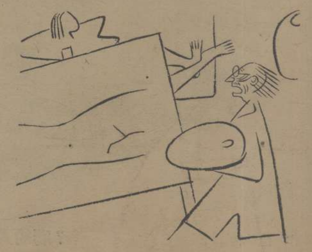
子路却不肯示弱，也辯駁着：——

「你老人家不要作夢了，他們肯行你的政策，還要等你跑來麼？你看那些面孔，那一個不是表示着只想利用你，前幾年要打倒你的，不也是他們麼？依我說，還是玩幾天就走，不要像前幾年一樣，他們不高興了，又要趕我們滾蛋，那才無味呢，最好是一樣主張不要出，一句議論不要發。」

孔子心裏雖不以他的話爲然。但想到過去情形，的確是這樣，自己之成名，也原在死了以後呀，如今要挺身而出，表白自己的眞實主張，說不定會像從前一樣，挨餓受困呢，於是低頭沈思了。子路看着夫子臉上變了樣，知道是自己的話，打動他的心，便跑出去教茶房備汽車，趕出城去，逛一趟中山陵。



知恥近勇



樂而不淫



「老爺，這碗粥是給我們母子四人的嗎？」

特偉作

快樂之道

周儉

還幾年來，孔老二總算實實足足的交了紅運，中國看重他還不算，連外國人都很看重他，特地用了些冷牛肉去祭上他一祭。本來孔老二就一向交了紅運，不論什麼，只要帶到一點孔老二，就是很媽媽的帶得上，那就了不起，至于說到他的交紅運，固然我們不能說他是時代的幸運兒，當然經過許多艱難，更不像梅蘭芳得餞金博士那樣容易，他是很有理由的，經過許多血汗才成功的，單就他著書吧！他自己來不及，還請了距他幾千百年的劉歆代著幾部出出風頭，把民歐看看之後，就說是他選撰的，名之謂詩經，詩可謂稱呼，吊兒浪蕩，不過我們要願諒，此一時彼一時，總算他還有點成績，能使得許多皇帝捧他，如果他沒有魔力，他們會捧他嗎？伶人能使看客捧他，不論男伶坤伶，當然有他們或(她)的魔力，我們這位老二先生能例外嗎？直到現在，連他後代也光榮了，古人說做官不過光榮三代，獨有我們孔老先生破例，其實不是這樣說法，他後代的光榮，出風頭，不過是一種紅花綠葉，更托出老二的紅罷了，老二的命運到現在是紅之無可再紅，比女人的嘴唇更紅了。

現在再談談我們這位亞聖孟老三吧！他才夠倒霉呢。實在帶些良心說話，老二的確要比老三好得多，單就說嘴，老二的嘴就從不罵，處處都表示出寬宏大量，所以人緣很不差，大家高興捧他，以至到現在紅得比女人的嘴唇更紅。那亞聖老三頭不行，他真是賤嘴，米大的量，開口就罵人，罵得人狗血噴就，沒有官做就罵官，沒有錢就罵富人，他沒有人罵的時候嘴癢，連妻子也罵罵殺殺癢。這種年頭兒容得這種人嗎？該殺！我彷彿還記得他做過一件癡事，有一次他妻子裸了上身給他看見，他就要休妻。一點也不知道快樂之道，連我也給他氣死了。

現在放開目光一看，幾乎是成了沒有女人就沒有人的世界，大馬路上，因為有幾個女人走過，竟使得許多人呆立了半天，一個戲院，如果今天表演女人裸體艷舞，什麼四大金剛之類，那可了不得，就是戲院子打通了牆，坐位多加了幾十百倍，人上加人也不妨，只要能看見那一定利市百倍，包在我身上，看客不會說聲太擠的說話，像夏天那樣一百多度的氣溫中，大家擁在裏面，非但不會感到熱；反而竟像吃了冰，肚子裏舒服，風流得了不得，夾陰傷寒，一定不會發現。可是同時別的戲院也有表演跳舞，不過缺少裸體艷舞，那我人雖沒有去，我就可以猜到，看的人不會多，如果這種跳舞在沒有女人表演的時候，那一定可以賺錢，一點也不用疑惑，這原因就是為了有女人，前一種就是為了有肉感，並且聽說還有吻某部的表情。有許多人家中有了妻子的，如果她不會摩登，在家不能光身子，出外不穿喬其紗，不富有肉感；沒有曲頭髮，脚上沒有高跟鞋，沒有曲線美，他丈夫一定要喊家花沒有野花香，于是乎自由戀愛啦，搭併頭啦，花樣百出。像老三那樣迂腐，他能給現代人滿意嗎！他妻子總以為他是摩登人物，所以光身子給他看，討他歡喜，那知反而吃力不討好，要休她，那才真氣死人呢。他不交紅運真是活該，那個叫他賤嘴，迂腐，沒有人緣，照我個人的意思，非但不能給他交紅運，而且要把他打進十八層地獄，因為他幾乎迷失了我們快樂的門徑，而且女人們也幾乎沒有了出風頭的機會，現在總算還好，大家沒有上他的老當，所以也沒有交紅運，亞聖的照牌還可以掛得上，祭老二的時候，還可以揩油幾塊冷牛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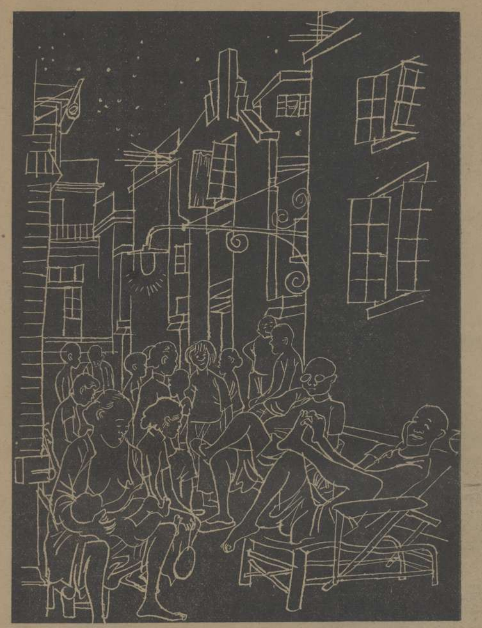
張太太加冠典禮　張正宇作

上海弄堂生活的素描

●夜凉時候，談天說地●家家子女成羣●鐵門進出口

●早晨第一課●露天麻雀

陸志庠作



還兒有舞女，白相人，以及帶家室來住的外方人，獨身漢……。龐雜的住了一大羣人。有人把日子掙扎着度下來的。閑吃的也有。

在早上，第一個印象是倒便桶。至于清潔垃圾的工作，是在還沒有人起身，晚深的那個時候。以後便嘲雜起來，忙亂起來。上小菜場去，有二房東，女傭人，使女們；幹生活的，包車夫跟他的主人，全出現在每一條弄堂裏。孩子們有勁的在那裏玩，弄堂，可以做他們的遊戲場。同時洗衣裳，買小菜，大人照管着小孩，妹妹跟弟弟玩，把弄堂點綴得更有個樣子，到中午時分，才慢慢靜寂下來。午後的情景，與上半天大不相同。弄堂的四下裏全飃滿了洗過的衣裳，像洗衣作的晒衣場一樣。弄堂的婦女，在這個時候顯着沒有事幹，很不容易挨日子似的，在門口閑做些事情，講講長短，大半兒在屋子裏，拉開桌子，適意地坐下來碰碰麻雀。一直到四五點鐘，做舞女的開始把可怕的顏面裝飾得像一個人樣，覺得都滿意了，便上舞場去，弄堂因而放着異彩，有一個時間替弄堂生色。大多數人家，把夜飯搬到々堂來吃，把弄堂的形色充實起來，可是婦女們沒有在弄堂裏洗浴，却是最大的憾事。有事情做的，都在這個時候，把工作放下來，弄堂裏更見得分外熱鬧。一屋子的人全集在那兒，把所有的東西全露了天。橫的豎的，站着的。坐着的，軋得滿滿的，叫人站不住脚。沒有比這樣更涼快的，男人們裸着半身，婦女們赤脚裸着大腿。垃圾桶裏倒滿了西瓜皮，可沒有一個人現出一些討厭它的樣兒。小孩子們玩得更有勁的。奶孀抱了別人的嬰孩，看着孩子；還有一些人，把麻雀叉到弄堂裏來，沒有比這種更風雅的事。于是弄堂的生活，在八圈麻雀裏閉下了幕。



善男信女

胡考



『眞不明白！』

眞不明白，「喬年」叔做了這一輩子好入，偏沒的後代，還眞是菩薩不生眼睛的事，不說別的，就是生個女孩子，也嫁個好女婿，有半子之靠。可是現在，現在什麼都完啦。

記得「甲子」年「喬年」叔也分送過，念五瓶「十滴水」，「丁卯」年「淸明」師太那里開過光，「己未」年「悟空」禪師「開關」他也開過鑽，平日做入也稱得中肯，對上對下沒做過一件敗良心的事，就是「喬年」嬸也是個阿彌陀佛的入，從十七歲 門一直到如今廿多年，連重話多沒說一句，而且「算命相命」他倆在四十五六可以得子，可是！

「可是，偏生的「王」氏門中到我這一代，就絕了香火了嗎？」「喬生」叔有些糊塗了。

今天是「觀音娘娘」生日，「喬年」叔秉誠初衷，率領家下人等，抬着椅子。到「牛頭」山的「觀音菴」對「送子娘娘」去盍幾十個響頭。

「媽的！你們這班狗入的，斷了腿麼，螞蟻爬還比你們快些，這班狗入的，專跟你們老爺作對。」「喬年」叔恨不得把那些檯椅子的打入十八層地獄。

的游戲；把戀愛陷入憂鬱的情況中，都市病的患者的確是尖端戀愛的無上的障礙，要如何去療治您的戀人的都市病？據某君確效的心得，他說用擊刺的手法，來診治麻木了的心，假如您的戀人患嚴重的都市病時。不妨故意與另一異性在形式上的親讓，用愛的妒嫉去挑起都市病的患者對戀人擁佔與獨據的眞誠之熱情，在感慟的情況下重萌了眞情的撫慰！



小妹妹歷險記

沈倫

（一）希特勒治下的「善良羣衆」

弄里頭十三號房子里有五個女人，大家知道的。

因爲是女人，而且有五個；因爲五個女人全是美麗的，而且太美了；因之引起一般人的懷疑。

都市裏的人心太髒啦，每個美麗的或醜惡的底女人會被人同樣蔑視的。弄裏頭的人心沒有兩樣，而且每個人有一隻好說壞話的嘴。

不知道是誰說的；『十三號房子那份沒男人的人家，五個女人統是出賣肉體和靈魂的花姑娘，誰有錢便跟誰一床睡！』據說還有人親眼瞧見其中某一個出入大旅館，就剩沒有人瞧見「跟人一床睡」的情景。

弄里頭十九號住着十多個大學生，也許是天氣太熱的原因，白天他們大都不出門；也許是心境太閒的原因，他們對於十三號房子里的五個女人，注意的格外周到。

日中的太陽像一團火，但是每個大學生期待着這太陽像一團火的時候。

每天午後，誰都在伸長着脖子張望着十三號的後門。他們期待着十三號房子里的女人，每顆躍蕩的心，較在一二八時期內希望勝利的心更熱烈，更殷切。

刻了板似的，晌過一點，晒臺上，後窗沿，門前，弄口，甚至垃圾桶旁邊（因爲垃圾桶旁邊沒有太陽），匆忙地各自去找地盤，好像迎候聖靈一般的恭敬地站着或坐着等待。這是一羣希特勒治下的「善良羣衆」。

搭的一聲，十三號後門開了，踱出一個健美的人來。她把犀利的眼力迅疾地上下左右一望，也許她覺得同時碰到幾十只眼睛的「意識歪曲」，因而微微地一笑，然後撐起妃色圖案的綢傘，把皮包挾入腦肢，從容地走出弄去，於是幾十只眼睛從她的頂點一直瞅到底點，鑑賞她全身曲線美。

第一個女人去了，輪到最美的最小的一個。小鳥似的，孩子似的，滿臉堆着一種聖潔無邪的淺笑。穿一件吊在大腿邊的西式馬甲，胸部很飽滿，不像是孩子。在單薄的白綢衣外面，很顯明地聳起兩顆黑乳頭的痕跡。赤着脚穿高跟，雪白的兩條腿儿自裸着。據幾個未來的「心理學博士」底意見，認爲她們不但不著襪，而且不著小袴。說者雖沒有蹲在水門汀上像一頭姨太太跟前伏着的洋狗般等她們走過的時侯，向那穿袴的部分望，聽者却十分相信這是必然的情態。

當幾十只眼睛瞅住在同一部分時，一般人有一種同樣的慾望，那就是驀然來一陣飛沙走石的狂風，吹起她衣裳的「下擺」來讓大家瞧一瞧裏邊的情景。不著小袴的衣裳裏邊該是怎樣一種好景緻？可惜老天不肯做這無聊的人情！

晚上，在十時與十二時之間，他們仍是四散地分站在弄口，門前，晒臺上，或後窗沿等候她們回來。喜歡上跳舞場的寧可不搜，喜歡上跑狗場的情願不賭，每個大學生像注射了麻醉劑似的，運用着全副精神貫注在五個女人的身上，或大腿邊。

誰都記得，五個女人回來的次序，要算那孩子似的一個回來最遲。當十一點已過，十二點沒到的時候，一輛黑牌的雪替農小轎車，很輕捷地嗚嗚幾聲拐進弄，駛到十三號屋子門前，車廂裏鑽出一個怪美麗的人來。于是她掀鈴，進門，驚鴻般的溜了進去，碰的一聲，一大羣追隨着的靈魂給沒罅隙的洋松門驅逐出來，回到各個的本身。每個人吐了口氣，深深地呼吸一下，然後急急的跑上四層樓的晒台上去。

固然，十三號的晒臺上也有人在納涼。月光的映射下，就是近視眼也瞧得到那邊晒台上不是四個男人。眼光犀利的可以望見她們紗羅隱藏中的肌肉，嗅覺靈敏的更可以聞到一陣陣陶醉的香味。

十九號的晒臺同十三號是相對的，中間的距離僅一碼多。在向着十三號晒臺的一隅，矮矮的圍牆邊排列着十多個人頭，靜悄悄地連咳嗽聲息多沒有；那邊却在輕閒地談着；好一會兒，才見那孩子似的女人，披着輕紗，歌着 I Love you，噴着煙圈，纖吐纖吐地踱上來。潔白的月色，映上她的身，像是一尊半裸的石膏美人。偶然天邊吹來一陣微風，每個人嗅到一種極濃厚的氣息；那種氣息，較嗅舞女腦肢窩來得有味，較吻按摩女子的大腿更來得「入調」，誰都需要來刺激，興奮一下的。接着，那孩子似的女人望空着的藤椅上坐下，恰好面對着十九號晒臺上的一堆人頭，人頭中不免起



紳士態度　張義瑋作

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因爲每顆頭想擠上同她平行的視線上去瞧得更仔細一點。

（二）跨出浴盆來瞧着時

在那一晚，從那孩子似的女人嘴裏，講出一個意外動聽而又使人搖興的故事：

『我有一個同學，姓張，她的對門是幾個西裝穿上筆挺的大學生。大學生在這年頭兒，原是青年界的權威，社會中最高智識份子。無庸疑慮，他們的人格，操守，思想，言行，一定超乎一切普通人之上，能做一般人的榜樣的；可是密司張的鄰居，大學生不止一個，都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人，出人意外地彷彿一羣高等遊民，說得透澈一點，簡直一羣流氓！是脫離了人性的野獸！

『密司張的寓所很簡單，除了她自己，只有一個十四歲的小妹妹和一個女傭人。

『大前天午後，小妹妹在浴間裏洗澡。浴間對面　就是野獸的巢穴，正像我們的曬台同十九號的一樣距離，小妹妹關緊了窗，放下了簾子，百忙中沒曾把窗鈕扣住，當她從浴盆中出來，正在抹乾身子的時候，正中兩扇長窗，忽然給野獸們把一根長竹竿頂開啦，幸而窗裏還有竹簾的障礙，從強烈的日光中隔着簾兒望，也一些兒瞧不出浴間裏的情景。可是小妹妹却慌了主意，光着身子逃到她姊姊中的房裏去，那時我也在，瞧着小妹妹慌張的狀態，眞把我的牙齒多笑落啦。

『昨天。密司張約幾個朋友到她寓中來打牌，打完了牌，我們每人洗了個澡，可是又出了笑話咧！密司楊爲了竹簾有縫，她把來捲起，扯上紗簾；同時，更因關緊了窗沒風，便沒把紗簾外的長窗關上，只在紗簾的下角撳了幾只小圖書釘，這樣子總以爲穩妥了，不料野獸們喪盡天良，他們竟在長竹竿一頭縛了一支小刀，遠遠地擎過來把紗簾劈作兩半塊，然後把小刀除下，換上一把大蒲扇，更用力把紗簾高擱起，恰把浸在綠水中的密司楊的上半個身子瞧個正着，密司楊再也想不到大學生做得到這般無賴的舉動，等到密司楊跨出浴盆來瞧着時；又給他們趁閒偷拍了一張照相去，要避要逃，都來不及，只把密司楊羞的哭笑不得。偏是浴衣掛在窗前，必需走幾步路才能披上身，對面虎視眈眈的許多眼睛，正銅鈴般睜起一望着，她只索偏着身子蹲在角落里。怎肯光着身子送給他們瞧得再仔細一些！後來還是小妹妹在後門口望見竹竿上擱着的蒲扇，趕上來給密司楊解圍。

『密司楊吃了晚飯回家去，在電車站候車的當兒，身旁站着一個戴鴨舌帽的癟三給她一個紙團，密司楊不知是什麼一回事，把紙團展開來看，上面寫着：「姑娘：今天給你攝一幀芳影，還眞是「天緣」。如果你需要一瞧，或索回底片，那請你駕臨新光飯店四二六號便可。時間定今晚十時以前。姑娘你得知道，錯過了這機會，以後再沒方法取回你的名譽咧！」—署名是一個長，銜叫什麼F大學政治科高級生兼學生自治會庶務主任并抗日救國團團員提倡國貨會會員黃樂天。你們想，大學生不是流氓野獸是什麼？大學生的人格，操守，思想，言行，是不是符合我們的理想？人格掃地，思想卑鄙，不是人是獸！不是大學生，是流氓！」

故事說得很委婉動聽，不過比較使人難堪的，是對面曬台上的人同是大學生。

（三）我是愛你的，到死是這一句話

芸華在床上想起昨兒的事：

往M路的電車，在蹣跚地駛近來。密司楊腕上的表正九點。她把掌心裏的紙團放進手皮包，不由得躊躇起來。她想：要是錯過了這機會，名譽上確乎是妨礙的，誰來管你偷攝不偷攝？於是她一壁上跨往新光飯店的電車；一壁運用靈敏的腦力，思索出一個應付的策略。縱使討不回原照，至少得同那個姓黃的疏通一下

飄開地跨進車廂，頭等座裏已擠滿了；可是密司楊却不愁沒有座位，同時有兩個不相識的男人，十分恭順地站起來讓座。在往日，密司楊總是將自己的倩笑來酬謝讓座者的美意！—把無代價的笑來交換一個座位；今晚可不同，她斂起笑臉，傲慢地坐了下去。偶然抬起頭來，那讓座的男人正狠狠地瞅着她胸前起伏的姿態；同時，似乎數十只眼珠在注意她的裝束。密司楊不覺下意識地格外愜啦，人們都是那末無聊！

在M路中段下了車，摩天樓般的新光飯店便炫耀在眼前。在升降梯中，又碰到了那在電車裏讓座的男人，歪了呢帽，滿得意地哼着「桃花江上美人多」的調調兒；一面又歪起脖子覷着密司楊，密司楊鼓着小顋兒只做不見。眨眼到四樓，密司楊跨出電梯，踱了幾步回頭看，背後跟着的還是那一個！她又是一氣，碰來碰去碰着覺兒，撞來撞去撞着野獸！

轉灣抹角找到四二六號，密司楊站着了問茶房：

『姓黃的可在？裏邊有多少人？』

『女士找黃樂天？鄙人就是黃樂天！』

做夢也沒做到，姓黃的便是跟着的那一個搶着說過，姓黃的便吩咐茶房開房間，密司楊冷眼瞧着，縱然心里頭十分不高興同這嘍人般的野獸同進房間去談判，却也沒法兒逃避過這難關；除了織青着脖子，咬緊牙關，跟他進房去以外，再沒有其他好方法問他要照相出

縫衣匠因生計發生問題，決意離開裸體區域。　黃琳作

夫：是耗子的聲音吧？
妻：大概還是小耗子。
翁傳慶作

來。

『女士尊姓？鄙人黃樂天，我就是F大學政治科的高級生黃樂天，也就是學生自治會的庶務主任黃樂天；女士，我也是抗日救國的有力份子，也是提倡國貨最積極的一員。女士，你是安其兒，你是女神，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皇！女士，我自從見到了你以後，我母親死了沒有回家奔喪，我婚期定了沒有履行未婚妻的誓約，因爲我不忍離開女士咳！我原想出關去打東洋人，終於爲了你而「英雄氣短」了！女士，我是愛你的，…………』

『黃先生，不喜歡多說話，請你原諒。關於那一回事，我與黃先生是我們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大學生，決不會懷着一分惡意的。至多是年靑人好開玩笑的心情咧！我相信黃先生是多情的靑年，而且又是人格高尙的上流智識分子，一定願意把那張照相交給我消毀，表明你潔白的意志的。我非常感激黃先生，幷得當面謝黃先生的好意。』

密司楊站着，連手皮包都沒放下，顯然她不準備同姓黃的作長談。

姓黃的倒余抽烟忙了好一陣子，便坐到沙發裏去說了一大堆人家不愛聽的廢話；假如密司楊不截斷他的話，准還有更纏綿更幽默的訴說，以及半嗔半喜可歌可泣的表情。

今代韓信

余振雄作

『照呀！』姓黃的驀地直站了起來。『誰都說的，當今的大學生便是未來的主人翁。誠然，我們豐富的智識養成我們高尙的人格。我們志氣是向前的，潔白的；我們的抱負是偉大的，剛毅的不過「戀愛」在我們的過程中，也是最重要的一　哪。也許女士也知道，戀愛有超越一切的魅力，在人生過程中是不能須臾離開的；沒有了牠，人生還有什麼意義？還不是一尊沒有靈魂的木偶麼？女士，戀愛是偉大的，女士也是偉大的，因而使我毁滅了自已的人格，沒徵求同意便偷攝了你的「聖體」。女士，讓我懺悔吧，讓我向上帝悔我過去的罪惡，讓我在女神面前受一頓最嚴厲的刑罰！上帝呀！女神呀！……』

姓黃的簡直有點瘋，竟會認眞跪下去，張着兩手似乎在祈禱，什麼上帝女神囈語般說了一大串。

密司楊惱得什麼似的，對於這出人意外的舉動，只有回過身去，拔脚就跑的一法。於是她狠狠地瞪了一下後，便返身就走，可是給姓黃的攔住在門首。

『你是什麼東西，我同你素不相識，如果不讓我走，我可不客氣！』密司楊再也忍耐不住了。

『女士，你不能原諒這一點麼？』

『什麼原諒？你交還我的照相，我們以後是朋友；但是我不勉強人，不還也由你。』

『請女士到這裏來，主因就是奉還；照相其次，希望女士允許我長時期的接近。像女士這樣在社會上交際很廣的人，名譽自然較生命還値錢咧！』

對付這牛傻牛乖的人最沒有辦法！

密司楊重新返過身來，賭氣似的把手皮包望桌上一擲，坐下籐椅去托着小顆兒，俯下頭去心口商量了好一會，才決定了主意。

『不奉陪了，黃先生。』密司楊站起身，把手皮包取到手，接着說：『照相請你給我帶回，永久不忘你的一番好意，緩幾天我一定得報答你的。』

『女士，我是愛你的，到死是這一句話。懇求你賞賜我一些安慰，否則，嗐！……』像大晴天來了一聲霹靂，姓黃的從褲袋中掏出一桿小手鎗來揚了揚，說：『否則女士一定要受累的！』

（四）「歷險記」

手鎗，怎麼不是呢，短短的，黑黑的，有眼孔，有機紐，扳動機紐；眼孔中就有子彈射出，射進人的腦袋，胸膛，肺臟，活的人死了；便算是死而復甦，那小鐵丸給予人的苦痛，也够消受哩！

想到這些，在那時候的芸華，確實給那壞傢伙嚇喪了膽，陡的臉子變了色，不敢再說「不奉陪」，不敢不賞賜他一些安慰。他要求一吻，芸華只索閉上眼等待他捧起臉子吻；他要求一抱，有什麼說的，還不是儘他摟在懷里擁抱個暢。儘他輕狂地吻，沒命地撫，如果不把姓黃的看作另一個，芸華如何見人呢？可是就因了她過度的服從，姓黃的並不知足，色膽愈擴愈大。從髮項吻到頸邊，撫到胸腹，還是壓不住一股旺盛的獸慾，把手伸入芸華前頸邊的祖領中去想撫得更切實一點；就在這時候，悄悄地，悄悄地，芸華一手悄悄地從姓黃的褲袋里偷出那桿小手鎗，一壁掙脫他摟着腰的一手和撫着胸的一手，輕輕地竄到門邊，倚着門舉起來一瞄………想到這些，在芸華回憶里不是驚慌，不是忿怒，而是一些天眞的憨笑。

雖然是木製的玩具，壓根兒銃不死一個小螞蟻，可是芸華有了這，却得到大大的便宜。

有了鐵一般的憑證，她要姓黃的立刻交出偷攝的照相底片是一件事，她命令姓黃的不許招搖是一件事；她更強迫姓黃的寫悔過書又是一件事。假如姓黃的敢違反其中之一，芸華便打算開門出去喚巡捕來捉人，隨你姓黃的有一百張嘴也辯不了劫掠和強奸的罪名；雖然他爲的是所謂「偉大的戀愛」。

想到這些，芸華又微微地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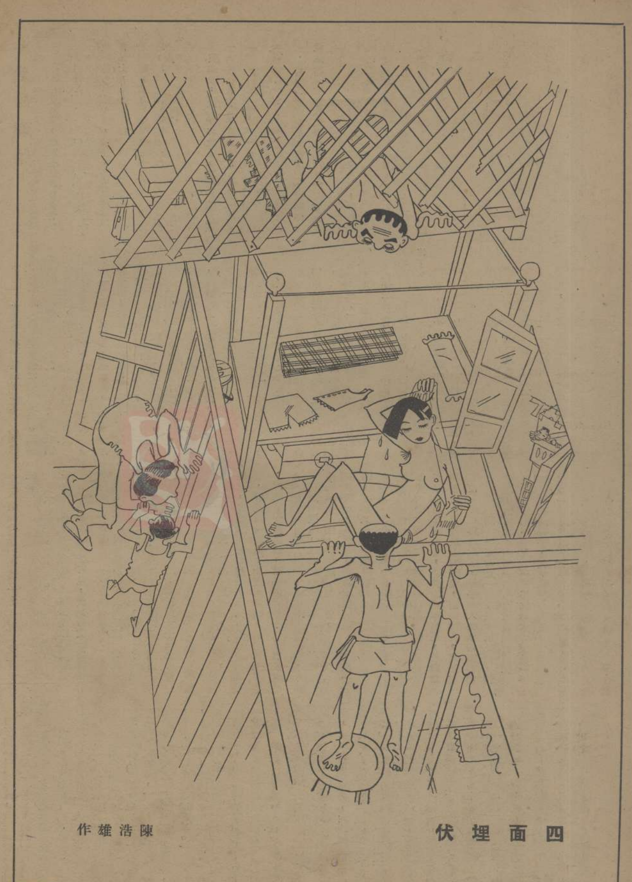
『我是愛你的，女士！我到死還是這句話，愛是偉大，愛是必須具有犧牲的精神，爲了愛，有不惜一切去追求的義務。什麼金錢，名譽，人格，甚至於生命，都不吝惜，不珍貴，那才是偉大，才是眞誠。我知道犯了罪——犯了盜賊的罪，犯了姦佔的罪；至少，犯了侮辱女神欺騙女神的罪。我一切都承認，一切都依順。我該滿足了，不過，女士，請你允許我再嚕囌一遍，就是「我是愛你的」一句話。因爲我是愛你的，希望女士接受我的一瓣誠心。我不希望別的，唯有要求女士每天給我見一面。這一點，在女士很方便的，在我却彷彿便維繫着生命的繩索，失去了這一點希望便會從山顚跌入深淵，永久沒有自拔的日子。女士，我是愛你的，我到死還是這句話！』

，也不知他是眞是假，一時編造出那許多話。有點肉麻，但也有點可憐。假如在此刻，芸華說不定會允許的；可是在盛怒之下的昨晚，她竟堅決拒絕那一點細微的要求。

想到這些，她淡淡的吁了一聲。

一小時前，芸華在晒台上借題發揮，着實把大學生奚落了一頓。她沒有說明故事中的密司楊就是自己，聰明的四位姊姊——芸香、芸芸、芸芬、芸芳——却都知道那是一頁小妹妹「歷險記」，誰都忍着笑聽小妹妹講「當着和尙罵賊禿」的故事。

＊　＊　＊



四面埋伏

陳浩雄作

十面玲瓏頌

徐心芹

中國用頌用贊，是毋須等到太平；中國可歌可泣，也毋須定要「世亂」。這便是中國的偉大麽？我自己確是時常如此嘆服着。

余生也早，無福生於都市，乃生於鄉鎮焉，在鄉鎮中，總算數一數二的甚麽「世第」了，所以六七八歲，已經在日日讀書寫字的氛圍中。讀書，不外是現在又在登報的那些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寫字，一脫了把筆先生的手，就算我嘆服『先賢』的偉大，至今念念不忘。

紅仿格，這個國粹的名詞總該人人都曉得的？我寫的仿格倒並非「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代表着那位善於吟詩作賦的先生的玩意，上面是如下寫了印成紅色的：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樓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照說，上面所包括的一二三……九十的數字，本是極平常的，經這一來成了「詩」了。無怪乎先生顚頭簸腦，每日「格倫敎敦……」(譯音)，「黑阿哈哈」(譯音)地唸唸有詞。

同時，在鄉鎮中，我在放假的日子，便可碰見鄉約，地保一類的人。他們對我很客氣，據說因爲我是我先生的學生，他們是敬重我先生的。但我的先生却向我說他們是無知識之輩，叫我不要去同流合汚如水之就下云。

嘆服了先生的偉大幾年以後，我是十三四歲的人了。地方上酬神演戲時假使父親不去，我便有代表的機會。那些去處，偏會沒有先生，使我只能去和鄉約地保們同席飲酒，聽戲。酒席上魚肉狼藉，戲台上花團錦簇，眞使我來不及要喫和來不及要看。又聽到的唱詞道：

一從寃家去後[illegible]空餘兩地相思　三更四野人靜　五內好比游絲　陸亂七絃零上　彈出八面悽其　九轉柔腸難耐　十幅羅帕全濕

咦，雖然不及先生的「格倫敎敦」好聽，究竟也把「一兩三四……九十」嵌進去了。先生常說「倡，優，隸卒，不學無術。」這個優唱的，竟也會同先生差不多，忽然，又有更使我驚奇的，便是那被先生所不齒的鄉約也十面玲瓏起來了。原來那天這桌席上，正有兩家意見不和，乘機請鄉約地保代他們公斷。我這時正覺台上的戲乏味，便來靜聽這桌上的判詞，只見那鄉約半開半閉着眼睛，目不邪視地說：

『你們要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要言三語四．總要分清楚五陰六陽，少聽些七嘴八舌！久(九)而久之，便會曉得實(十)在的情形了。』

這話是文縐縐地在說着，那請他公斷的，似乎還認爲不滿，好像還在囉囉嚇嚇。這時，那向來是帶些雄糾糾，氣昂昂的地保也發話了：

『一客不煩二主，你們眞要一不做，二不休嗎？何必顚三倒四，五馬六道呢？事情已經七不着八，八九不離十也被大家看透了！好好讓牠水落石出不好嗎？』

結果如何下落，究竟甚麽事情，我覺得用不着我去考究，我只記下了當時文縐縐鄉約和雄糾糾的地保兩個人，嘆服他們那段十面玲瓏的公斷話。魯迅說中國人人都帶些「十景病」，我的先生，戲子，鄉約，大約也是被傳染者，我想鄉約地保，或者也是仰使「先賢」的遺敎罷？從此，我很當心！便也就在「斯文羣中」，「大衆場所」屢屢發現着十面玲瓏。我也漸漸懂得那些「十面威風，十面埋伏，等等」的由來和格局了。迄至於今，百感叢集，乃爲頌曰：

『一團和氣，兩面先生，三面言語，四處留心，五方口齒，六法精明．七巧智慧，八斗才情，九流通達，十分做人。』

秋季開學

江牧作

——不景氣的影響——

父親：(坐在床上吃飯教訓他的兒子)
人生做事要勤莫要偷懶！

丁深作

未來派之廣告術

張樂平作

答非所問

翁傳慶作
姚園絲畫

化學敎師：自然界中什麼氣體分佈得最均勻？

學生：不景氣。

甲：她看你作什麼

乙：也許我臉上有個麻子。

甲：你們不是新近結婚一個月嗎？

乙：可是現在離婚還算晚兩個星期呢



姨太太：老爺出門了沒有？

僕：王少爺那兒來電話，請您今天別去罷。

A：設若世界上只有我和你的話，你應當如何的對待我？

B：我一定要打死你。





甲：昨天晚上您府上門外停了許多的汽車，是請客罷？

乙：老九還王八且我非散了她不可。

王：那位還是令妹。還是令嬡？還是……？

張（輕聲）：是李先生的小星呀！

女店員：先生買香水嗎？

客：您嘴脣上的口紅是什麼牌子。

病人：醫生，我的病不要緊罷？

醫生：你最好先寫遺囑。

他：親愛的，我問妳一件事罷！

她：我不能愛你一個人。

店夥：先生買牙粉嗎？

主顧：你的口臭的很

畫家：你看我這幅油畫畫得怎樣？

批許家：油彩很好，價錢不賤罷！

少爺：剛才來的那個人是給我說親嗎

太太：給你妹妹說人家。

密斯周：密斯李，你看你的鞋跟全磨矮了。

密斯李：我的個子不是很高嗎？



大夫：是長痔就得貼膏藥。

病人：我的痔是長在舌頭上的！

甲：老兄，您近來瘦得利害，有病罷！

乙：唉！爲國服務有什嗎法子呢！

甲：你爲什麼不加入壽緣會？

乙：我還沒有太太呢。

老翁：最危險的就是你們這班青年學生……

青年之一：您有幾位姨太太或小姐？



張：你這件料子不見得高呀！

王：綢緞店越弄越吃人啦！

老頭：什麼幽默幽默的，簡直是「淸談誤國！」

青年：您每天早上不老上茶舘坐半天嗎？

醫生：這孩子有病，是先天所遺留的！

父：我倒沒有帶他去過一回呀！

軍長：服從是你們的天職。

兵士：我太太也常這末說。

局長：你眞老實，一點也不會拍馬。

科員：你眞是洞鑒下情的長官。

二房東：要住也可以，一住就得三個月，先付房租。

房客：用寫賣身契嗎？

水災……

父：天呀，我們那一天得救？

子：爸爸！你看那水漂的不是城隍老爺嗎？

五十年前

胡考作

文明結婚

自從洋鬼子在咱們國土里抬頭之後，什麼鬼子東西都響香起來，比如洋服，洋車，洋房，甚至洋錢，連結親也來個洋派。

難怪這位丁憲德先生要文明結親了。他……

「他最初是洋學堂里念書，鬼子話說得挺好不過，後來就在洋行里做起事情來，不知怎麼一來穿了洋服，到現在連結親都是洋派，只怕將來死了還睏洋棺材呢。」很多人羨慕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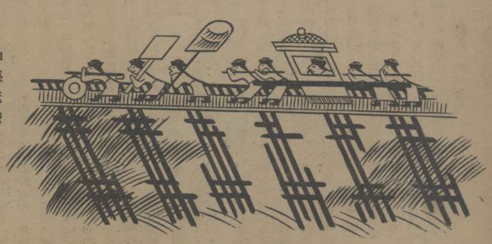
一張像片

江公館江二老爺的長子，江府門上的江大少爺，小名叫做「寶寶」的，仗着老子有幾個子兒，一天到晚沒鳥事幹，要不哼兩句京腔兒，就幹大街裏去溜腿，瞧些新花樣兒在那里，打大夥兒面前吹一個口響。

這一天大街里開了個照相舖子，大少爺得意得什麼似的，隔天就帶着少奶奶去照相去。

照相眞是件好玩藝，有了照相大少爺一天可以免照十七廿八廿六回鏡子。——大少爺是挺愛照鏡子玩兒的，可是隔不了幾天，他就媽的……

「媽的！洋鬼子發明的東西，總不是好事情，咱拍了一回照相，把咱的身子在那個烏箱子裏顚了個倒，眞是够糟的了。」他氣憤憤的



知縣老爺

嘿！眞所謂人不可以貌相，誰知道卅年後的趙家駒，竟是一任州縣大人呢。

「你知道屁！哼！知縣大人，咱老子要有婊子養在家里，咱老子甘願做烏龜，不是吹牛，別說是八品知縣。就是五品「郎中」，哼……」那個沒有王法的傢伙翹着大拇指說。

可是隨你說得三昧火迸頂，做知縣的還是知縣。做知縣的儘在那里三妻四妾，總不成有你窮小子的分。

蚊子臭蟲及其他

勞心

天氣雖然轉了秋，可是爲了連日來的陣雨，把空氣悶得還是可怕得很。也許是在這樣的不尷不尬的天氣的緣故，蚊子臭蟲之類還是一樣地在作祟。這幾天來，我便是每一天晚上都給此輩『醜類』弄得『哭笑不得』的失眠。他們似乎也是有一種特別的本領似的，他們的形相是彷彿的，可是他向你刺着一下的時候，你的痛苦却是實惠的了。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天下事何事最可畏，我一定會答復：如此之『醜顧』等。爲了失眠，倒不妨捺亮了電燈，來談談此等『醜類』。

在廣東的時候，有的是蚊子；在上海却多了臭蟲，眞是『物』傑地靈，各有其味。平心靜氣地來說，『蚊子』還比較『君子風』一點，來時雖不成羣結隊，但也三兩集飛，而且事先還用他們的聲音來通知你，嗡嗡地如戰鼓，使你及早防備，這也可叫做『宣而后戰』。『臭蟲』如果『等例視之』，便更次一等了，他一味『暗襲』，躲在暗處，看你一不提防，便起來刺你一下，使你發覺了痛時，用手去摸，又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找他的踪跡了，此等好比『强盜』實『小人』一流。還有一種更『等而下之』的『醜類』，便是給喚作『跳蝨』一類的『小赤佬』。這些，從前我們叫他們作『地虱』或『狗虱』『貓虱』之類，因爲此等東西，身體甚小，而膽量却大，會跳，能在你沒有覺得時便扒上了你的項頸去刺一下，讓你痛了時他又跳到你大腿刺那第二下了。他們的陰謀，與及那種卑鄙手腕，更是正人君子所不恥的；他們的戰術可以所作『遊擊戰』，這是『戰而不宜』，與『宣而不戰』者大有分別。



從來我最害怕的還是『臭蟲』，他專作『人身攻擊』，他在你還里死命地咬了一口，轉一下身？使你不覺得是他咬的，此等行爲，比『遊擊戰』者更下流。他們本來已經不正大　無非在『瞎三話四』，『討點小便宜』，使你受了一點兒傷，可是他正引以爲高興。以爲你不知不覺，還正正大大地在你旁邊扒過，扮成了『紳士』模樣，等你不以爲他便是你的『暗襲者』。這是『小醜類』是我最卑屑的，明是『强盜』，偏要扮成了『紳士』。比之『蚊子』的『宣而后戰』，自然失色，便算比之『戰而不宣』，明是　强盜小丑』的『跳蝨』之類：也比不上。他們只會等到了機會一至，便順口一咬，或者用一種特別手段來裁倒你，等過了一會兒，又『紳士』地從你身旁扒出來了。可是，誰不知道此等『小醜類』便是『兇手』咧。態度的卑鄙不用說，便是說到『戰術』也不十分高明。

話雖如此說，可是你最害怕的倒是此類『假君子』的『小醜』咧。躺到床上，蚊子來時只需輕輕地撈一下手，他便會逃之夭夭；跳蝨扒了來，不消你捉，稍爲一動，他們亦逃了。只有此等狡猾的臭蟲，却老是藏在床隙里，或者蓆底，或者一些小孔的地方，讓你不知不覺地他們便老老實實地來咬上一口，使你防不勝防，忍不能忍。曾經我爲了這，發了一次很不小的脾氣，心里一橫，企圖着弄番了床，也得和這些小醜類，拚一次性命。那曉得性命未拚得成功，這一夜的睏覺權早被剝奪得去，明天起來，眼有點痛，頭異常沈重，要做點什麼事也沒了精神。

本來也并不怪事，社會上『如此之類』的傢伙正多着，受一點閒氣，并不是絕對地痛苦的事，可怕的是在白天里又碰着了此等『假君子』在朋友中間跟我開玩笑，在『造』着那些連我自已也莫名其妙的『謠』，而他『閒話三千』地談談，本算不上一會什麼事，而我的受『中傷排擠』，却是實惠了。如此之后，晚上又逢着此等醜類，焉不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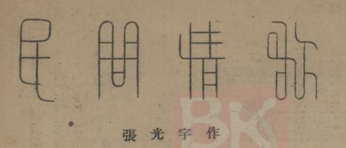
怪不得日本要把臭蟲叫作『南京蟲』了，也許『臭蟲』便是『國產』。於是，對於臭蟲們，我將不再作何等說話了。

謹此。捺熄睏覺。

昨夜臂兒郎枕久，
今朝覺着臂兒酸；
只要郎能夜夜來，
縱然酸煞奴情愿。



人在外面心在家，
抛棄房中一枝花；
年青子弟江湖老，
不知何日得歸家？



約郎約到月上時，
等郎等到月坐西；
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
還是郎處山高月上遲？

非幽默集

木公

園丁：喂！孩子你偷蘋菓麼，

孩子：不，我在替你趕鳥啊！

園丁：那你手裏的蘋菓呢，

孩子：當然從鳥嘴裏搶回的！



顧客：你們這枝筆不靈啊！

店員：怎樣？

顧客：忽然寫不出字了。

店員：灌了墨水沒有？

顧客：三月以前灌過的，但你們不是說過灌了一次墨水之後，不用再加了。





先生：王！四七等於多少？

王：廿八！

先生：朱！七四等於多少。

朱：四三七五！

先生：誰教你的？

朱：有書為證。

×××××××
×××××××
斤兩求法
珠算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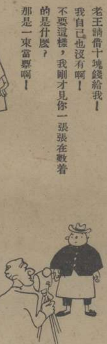
××××××
[七]四三七五
××××××

張：老王請借十塊錢給我！

王：我自己也沒有啊！

張：不要這樣，我剛才見你一張張在數着的是什麼？

王：那是一束當票啊！



母：孩子，你在作什麼，衣服弄得這般濕

女：我在浴缸裏習游泳呢！

母：誰教你這般做？

女：你不是說：希望我將來能像楊秀瓊一樣的出風頭，到處受要人的歡迎，連十八代祖宗也能光榮，所以我這般做啊！



甲：你可知道，中國為什麼這般弱？

乙：為了民族沒有團結力！

甲：呸！因為外國人發明了X光！

乙：什麼？

甲：你不知道，X光能照過人的身體，心臟六腑裏的東西都畢露無留，所以我國一有什麼政策，外國都知道了，來一個迎頭痛擊，如何會不弱呢！

法官：你為什麼要打死他？

犯人：我的本意想測驗他的抵抗力，不料一拳頭就打死了。

法官：你為什麼不揀個強壯的來測驗呢，

犯人：這個，我自己太危險了。

A：小姐在家麼？

王媽：噢！小姐方才出去了。

A：同誰出去的！

王媽：這個……小姐沒有告訴我，讓我進去問問小姐。

先生：黑板上的字，誰寫的？

學生：？……？……

先生：快講，誰寫出這樣侮辱學校和師長的句子？

學生：沒有啊！先生，你讀了破句，假使你三個字一讀，就知道學生的本意了。

甲：老兄府上有位雌老虎罷！

乙：嚇！只有雄老虎。

甲：你是老虎嗎？哈，怎樣前天我到府上見你被夫人打呢！

乙：這點也不懂：她是武松，武松不打老虎打什麼？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ORIENTAL PUCK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6 Lane 328, Foochow Road Shanghai
90722 Tel.

廣告價目								
地位	封底	封裏		底封裏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¼
價格	一百二十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獨立漫畫 半月刊

第一期 ● 每冊一角

二十四年九月廿五日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主編 張光宇

報價目			
冊數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國外	四元	二元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 澳門作國外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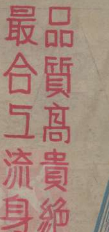
● 總發行所 ●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弄六號電話九〇七二二

華成煙公司出品



美麗牌



品質高貴絕倫
最合上流身份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7244